



陈天、曾笏煌、廖文娟、杨淑芬、王怀昭等5人正在讨论中

“细节的洪流”与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继承

◎陈天:以“细节的洪流”谱写民俗档案。

南帆在评论贾平凹的《秦腔》《古炉》时,对小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价——“细节的洪流”。他用这个短语来形容贾平凹小说琐碎、零星、游散、去中心情节化的叙事方式和风格,确实非常贴切。贾平凹的新作《暂坐》依旧充斥着“细节的洪流”。姐妹之间的宴饮交游、日常生活的细碎琐事、西京城大街小巷的众生相,就这样彼此参差、相互裹挟着被呈现出来。贾平凹的小说能够无限贴近一种时代感。所谓时代感,可以说是某种特定时代的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就在“细节的洪流”冲刷之下,这样一种时代的感觉就会慢慢地显露、浮现。

小说文本中那些丰富、饱满的细节,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中年感”。这种“中年感”指的不仅是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格调,比如饮茶、盘串、古玩、放生积德、讲究风水、富贵与古典兼顾的室内装潢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某种精神困境,也就是那种人奋斗到一定阶段之后进无可进、退无可退或者说不进则退的人生困顿,以及因这种困顿而产生的生活焦虑,焦虑过后的迷茫,迷茫过后的思考。尽管众姊妹个个经济优渥,但她们依然要面对各种生活的疑难杂症,所以海若才会感慨说,姐妹们不过是“要活个体面点儿,自在点儿,就这么难”,才会抱怨“太多的精神追求和太多的生活琐碎实在难以调和”。

这种焦躁不安的“中年感”不仅指向个体的人生境况,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社会群体的历史隐喻。小说中,主人公们在西京城里四处游走,所以贾平凹一笔带过了许多与主人公们不相干的众生相:颐养天年的退休老头、周末期待儿女回家的老太太、摔倒后继续送餐的外卖小哥、在高架桥被堵得寸步难行的司机们、十字路口扯皮的夫妻、古城墙上拍照的游客等等,贾平凹通过这些场景点染出现代社会快节奏的日常生活,这些人和事似乎不再指涉贫困和苦难,而是给人一种匆忙、奔波、焦躁的紧迫感。贾平凹似乎放弃了从前那种苦难焦虑,这也许代表着一种认识的转变,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不再是现实主义文学最关注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内卷”,是人们无法停下的步履,更是人们无处安放的身心。

我想,贾平凹之所以可贵,并不只是因为他精湛的书写技艺扩展了汉语写作的边界,也不只是因为他以自然主义的方式保存了一份器物清单和民俗档案,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以零星琐碎的生活

细节为时代精神做了充满意趣的注解,为历史留存了一份精神备忘录。

◎曾笏煌:现代都市“传奇”的建构与破灭。

《暂坐》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口语化的对话体书写都市日常生活,小说往往借助对话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借助人物对话和行动侧面勾勒出不同市民的性格特征,这种手法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技巧,从内容来看,则继承了明清世情小说传统,不厌其烦地描摹市民社会的小人物和市民人情。小说中有一些观察细致入微而富有温情,比如只有在周末才会买许多菜,为招待儿女回家吃饭而忙得“浑身酸痛”却“痛并快乐着”的老太太,或是在热闹的城市中“如同风吹来的树叶一样遭到无视”,身体衰败、孤独寂寞只有一条狗陪伴的老头。

小说中大量机警的比喻和联想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海若接到夏自花医院里打来的电话,焦急得走路转起圈来,“像乡下的牛在推石磨。牛推石磨怕牛犊,用黑布蒙了牛的眼,海若是转得久了便举了头望天”;海若为儿子而忧心忡忡,“她默默地走,偶尔一回头,身后的地上就拖着她的影子,觉得是在复印”;高文来惊讶于下笔千言的舜光写作桌很小,舜光说“你一生吃那么多东西,嘴不就那么小吗?”等等。这些比喻和联想非常精准,其中的哲理性意味让人一下子从日常生活中跳脱出来,进而心灵得以释放。

《暂坐》围绕茶庄展开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段市民“传奇”吧,正如张爱玲所述,“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小说花费大量篇幅工笔细描了带有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装饰、工艺和艺术品,但这些物件反衬出的却是女性情感缺憾和心灵破碎,身外之物无法给予她们足够的精神慰藉,于是她们参禅悟道,放生生灵,寄希望于“活佛”再度光临。但与“等待戈多”相似,“活佛”始终没有来,而那承载着精神寄托和姐妹情谊的茶庄则在爆炸之中毁于一旦,就好像《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毁灭那样令人怅然若失。

《暂坐》以外国人伊娃再来西京城起,以伊娃再别西京城终,这种外来者“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视角其实更有利于呈现都市“神话”或“传奇”想象由建构到破灭的全过程,或许也能使读者与中产阶级视野下富丽繁华的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结尾的飞机意象与《长恨歌》第一章中的鸽子意象相似,是作家审视性的全知叙事视角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总之,《暂坐》书写的并不只是中产阶级的

追求与幻灭,还或多或少触碰到了繁华背后更为广阔的苍凉和悲伤,比如那被高楼大厦遮蔽的,狭隘、潮湿、阴暗却又不乏活力的城中村,这些城市的“后街”景象尽管处于“边缘”地位,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它们构成了现代化都市的另一副面孔。

◎廖文娟:《暂坐》继承了古典小说叙事传统。

《暂坐》以当下的西安作为故事舞台,都写到了作家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众多女子之间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两本小说都有着强烈的“复古”冲动,即借鉴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叙事传统。

《暂坐》有很多细节都在“模仿”或说“致敬”《红楼梦》。海若的女子团体以“西京十块玉”自比,再加上后期加入的“两块新玉”伊娃和辛起,就很有“金陵十二钗”的感觉;小说中以不同的茶暗喻不同女性角色的性格,也很有《红楼梦》的影子;而小说对城市风物、室内陈设、人物衣饰等的工笔式白描,细致而又典雅,恰恰是《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之所长。最重要的是,《暂坐》同样讲了一个“由盛转衰”的故事,故事结尾处暂坐茶庄的爆炸和“西京十玉”的离散颇有“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荒凉和苍凉感,呈现出受历史循环意识影响的中国文学独特的故事结构。

《暂坐》中的西安城,脱去了以往作品中那一层鬼气,变得像一个热闹人间,充满了烟火气。究其原因,除了时代变迁之故,也与作家心境的变化有关。写《暂坐》时贾平凹已60多岁,接近古稀。在《暂坐》中,作家以老僧静观人间悲喜的视角,观照《暂坐》中西京城里的人事。《暂坐》中不乏对城市生态的批判,譬如对雾霾的象征性运用、对权力场关系网的揭露等,但这种老僧静观式视角的运用使得批判力度减弱了,进而表露出了对芸芸众生的关怀,这在对普通市民的印象式描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杨淑芬:《暂坐》写女性,但指向的是日常生活与命运。

《暂坐》描写的是一群中产阶级单身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命运,却并不只是描写了女性;她们所面对的生活困境与悲剧,并不局限于女性。同样的,小说中关于男权社会的言论,并不只是指向男权,还指向社会。是贫富差异的逐步拉大、权力不均不透明化、非法组织的猖獗等等社会问题,导致了女性以及社会中弱势群体、底层阶级难以实现阶级的跨越,过上体面的生活。人的欲望总是无

尽的,一直都想要更好的,就只能一直在社会中拼命地行走,行走就会难免受挫,更何况是投机钻营。

作者之所以选择一群中产单身女性,作为描写的对象,大概是出于社会现实中的现象,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单身女性的比例更高。而我们却很少会听到中年男性“抱团”生活的故事,仿佛对于大部分男性而言,无论是离婚还是单身,他们的人生理想中总会为异性留下一个位置。作者并没有表现出非常深刻和坚决的性别对立立场,或者说他相信两性之间具有和谐相处的可能性。所以他创造了“妇女之友”舜光,希立水的新男友等角色,安排了夏磊生父最后的露面、高文来对于茶庄的守护等情节,这些角色和情节无一不暗示了男性对于女性的不可或缺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两性对立的调解。两性之间并非只有对立,也可以有互相扶持,可以有毕生难忘的真挚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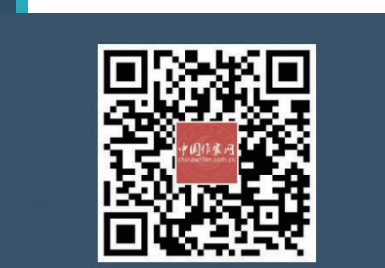
◎王怀昭:展现人的生命困境以及不懈抗争的精神意志是作家的永恒追求。

写都市女性群像的小说并不是贾平凹首创。早在1982年,张洁的《方舟》就写了改革开放过后三个离了婚的单身知识女性:当了多年副导演,想自己拍部片子传达自己的艺术理念的梁倩,在公司做英文翻译工作、却常常遭人排挤的柳泉,从事科研工作、所写的论文遭到不实攻击的曹荆华。张洁呈现了单身女性真实面对的生活困境和生命困境,写出了她们面对日常生活琐事显示出的笨拙,面对上司骚扰不敢反抗的软弱,为了工作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的妥协,也彰显了她们面对不公待遇的抗争,努力向上的生活意志,等等。张洁笔下的三位女性的性格各自不同,但她们的不流于俗的精神品格以及追寻女性自我的生命激情,而这恰恰是张洁借《方舟》所要传达的。

与之相比,贾平凹《暂坐》的十个中产阶级女性,她们更注重物质享受,而不是精神追求。她们把生命寄托在迎活佛上面,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问题怎么找海若这位大姐大解决,要么找类“神”的舜光求助。她们的形象模糊,性格特色并非十分突出。这可能是出于作家把写作重点放在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刻画上,也可能是因为作家有意运用中国水墨画的笔法,从整体上勾勒现代社会中产阶级女性的生命情态以及所面临的生命困境。小说传达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困境,展示人类面对虚无而又不可捕捉的荒诞命运所表现出的不懈抗争的生命意志,这也是贾平凹一贯的写作追求。



青蓝读书会,于2020年9月正式成立,由中山大学中文系郭冰茹教授倡议发起,带领硕士、博士生每月阅读一本当代有影响力的、新锐的小说,并深入讨论。书籍深富,辞理遐互。皓如江海,郁若昆邱。欲青出于蓝,唯求新意而发心声。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唐诗人、林思仪、赵婷、梁恩琪、王婧、李芊颖、丁杰、纪亚坤、徐文清、郑焕钊10人正在讨论中

《心居》:此心安处是吾城

◎唐诗人(主持·导语):

近期播完的电视剧《心居》,让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心居》再度成为文学讨论的热点话题。《心居》被评选为2020年度的“中国好书”,写的是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表现当代城市生活方面有很独特的价值。读《心居》,不仅仅是看小说中的人如何对待房子问题,更是把握城市中不同来路的普通人如何相互了解以至于最终实现内心和解的过程。我们选择这本书讨论,就是想重申文学阅读的基本价值:阅读让人心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文学,我们会怎样理解那些跟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人。我希望同学们阅读《心居》的时候,不要停留在理解小说中的人,也可以延伸一下多去看到并理解我们身边的人。

◎林思仪:生命可能性的压缩与展开

《心居》里有生于上海的一代人,有离开上海又回来的一代人,有来自异乡的一代人。对于他们而言,上海不仅是一个城市,更凝聚了他们对于生命可能性的想象。在他们的理想中,漂泊着的可能性,将以“房子”的形式固定下来。房子成为了“居”的具体形式,且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尽相同,生命可能性也在其间压缩与展开。直到在“寻居”的过程中感到疲惫,人们才慢慢地体味“居”的真正含义。“居”原为象形字,表现人止步蹲下之态,有“安定”之意。这份安定不是向外寻求的,而是向内皈依,以获得心灵的安顿。小说题目“心居”之“心”的意义也由之显现:心是居住的主体,也是安居的场所。最后,作者没有安排大团圆的结局,也没有救赎所有的人物,只是让人物都回望曾经的出发点,并与此在的自己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我想,这份回望也是把未来的航向交还给人,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展开自己的生命。

◎赵婷:作为“介质”的爱情

“我通常不直接写爱情,而把重点放在爱情背后的东西上……爱情是有目的的,是别的东西的介质。”作家滕肖澜对爱情的理解可以当作一把打开《心居》的钥匙。在冯晓琴、展翔、顾清俞、施源的情感纠葛中,与其说他们爱上的是某个人,不如说他们爱上的是那个人身上的某种特质,而这特质恰好符合他们对来自自我的建构与期待。顾清俞多年来对施源念念不忘,其原因正如顾士宏所言,她爱上的是施源在书香世家熏陶出来的书生气。施源身上的优雅、清雅,正是顾清俞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出身于市民家庭,顾清俞犹如一

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聪明、富有、清高、优雅,与她整日纠结于鸡毛蒜皮的家人大为不同。同理,冯晓琴对展翔的暧昧情愫,也不单单是因为财富,令冯晓琴着迷的,是展翔身上体现出的可能性——虽然是外地人,但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在上海活得风生水起。或许冯晓琴爱上的不是展翔,而是未来的自己。

◎梁恩琪:如何看待《心居》里塑造的“家”?

“家”一直是文学创作和文学叙事中活跃的元素,《心居》里塑造的“家”更多呈现出一种泛家族化的地理、文化、心理上的社会空间。传统的家庭文学里的家庭叙事感以及历史与政治的负担感变得弱了,呈现出碎片化、松散化的家庭叙事和社会话语,是一种引申意义上的“家”。首先,上海是最大的家庭空间,是上海人出身成长的环境,也是外乡人心中的理想家园;其次,顾家虽然是一个大家庭,但实际上是五个住户六个空间,分散在浦东和浦西;万紫园小区也是家,是长期的进出交流构成的“熟人社会”;还有“不晚”养老院,对许多老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家的延伸,这样的设计或许也包含了作者对现代社会里老年群体何去何从的思考与展望。

◎王婧:心之归处亦是安宁之城

滕肖澜说,“心居”,“心”放在“居”的前面。如果要解答“心居”这个题目,其实它更接近每个人都要找到心灵的居所,而不仅是身体的居所。从前几年讲述从顾家的家庭聚会起笔,到葛玥对小卢说“你喜欢听越剧吗?《我家有个小九妹》或者《桑园访妻》,我唱给你听。”结束,本书与讲述在大城市打拼买房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虽然都有小人物追求梦想但又被现实摧残的无力,有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辛酸,有让人晕头转向的鸡毛蒜皮,有让人挂念心肠的大起大落,但《心居》将容身之地与心灵家园相结合,让我们从一个个鲜活的身体中看到了人情冷暖和时代变迁。在追寻身体居所的同时,也需在沉溺于喧嚣的泥潭中找到心灵的归处。“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心之归处亦是安宁之城。

◎李芊颖:让家庭成为女性的附属品而不是必需品

书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冯晓琴。前期做家庭主妇的冯晓琴,正如她自己讲的一般——“陪衬终究是陪衬。当不了主角,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丈夫意外去世后,她开始要自己赚钱来养活自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厚着脸皮、不顾他人流言蜚语地与小区里的老人家打好关系,以不失分寸的方式靠着展翔办起了小区的养老院,以自己的精明能干渐渐把养老院搞得有声有色,实现了经济独立,在上海慢慢找到自己的存在。嫁一个差不多的人,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服侍好他们一家老小,这或许是过去许多女人一生的写照,也是当代许多人对女性的认知。但是,这是非常可笑又荒谬的想法,女性的力量很多时候都尤为突出,在当今机遇甚多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女性地位和女性力量,让家庭成为女性的附属品而不是必需品,让更多的女性展现自身价值。

◎丁杰:身居与心居

何谓心居,在我看来“心居”是追求心灵的归宿。面对冰冷的钢铁怪物所组成的都市,每个人都在追求“心居”。“心居”对每个人意义不尽相同。房子在书中作为线索,将人物从“身居”到“心居”的过程联系了起来。书中以冯氏姐妹为代表的“新上海人”,所追求的目标是赚钱买房。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买房在上海实现“身居”。房子对他们来说是

身份的象征,更是追梦成功的象征。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是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身居”。最终“新上海人”在追求“身居”的过程中,找到了“心居”。“身居”并不代表“心居”,以顾士宏为代表的“老上海人”早已“身居”上海,但他们缺少相互之间的支持与理解,始终无法实现“心居”。只有当人与人之间放下彼此心中的成见,共同携手向前时,才能找到“心居”所在。

◎纪亚坤:心居心居,心在居前

看了《心居》才发现,所有人都会缺点,所有事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就像冯晓琴,她虽然很努力地去承担责任,但难免精打细算。就像顾清俞,虽然拥有成功的事业,但是其人品作风却难以令人共情。作者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述了魔都上海的芸芸众生,以房子作为这幅社会画卷的切入点,将各色人物及其人生徐徐铺开,需要功底,更需见识。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用意,心居心居,心在居前。身无所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有所居。身有所居,心无归处,人生也只会迷茫而可悲。就像郑焕钊讲的那样,这是一个新上海人拯救新上海人,而旧上海人还在相互折磨的故事。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前看,而不是流连于过去的欢乐与痛苦。

◎徐文清:寻找心之所居的故事

虽然题目中有个“居”字,居所——房子却非主要内容,而是在房子这一载体下讲述人物寻找心之所居的故事。“房子不断扩张,家庭却在分崩离析”,顾清俞与冯晓琴的姐妹矛盾、顾士海与顾士莲的姐妹恩怨,精明与算计,真诚的物化与变形,皆因房起,不以此致。现代生活的种种矛盾,“土著”与外人问题背后的优越与自卑,大家庭的分解与矛盾,命运推手人物走向,顾清俞和冯晓琴最终的互相理解,葛玥向冯晓琴取生活真经……作者不仅善于观察社会,安排激烈的矛盾,对人物之间微妙的情感捕捉也是一绝。整本书像绣花针一般密密匝匝地将情节从容铺开,细致入微又一波三折。

◎郑焕钊:比较电视剧版《心居》

不妨从电视剧改编的角度来比较小说的写作。一方面,电视剧在情节的合理性比小说更为成功。小说的写作视点有较强的跳跃性而且叙事较为节略,这就使其存在着某些情节上的合理性不足,比如展翔同意冯晓琴的建议投资养老院,又比如顾清俞对施源的闪婚与闪离。相比之下,电视剧既因表达载体的不同而使矛盾更为集中,强化了顾清俞与施源母亲的矛盾,也以较大的笔墨表达了冯晓琴与顾家之间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补充了顾清俞对她与施源过去记忆的回忆,以及冯晓琴在顾磊死后从外卖员到说服展翔投资的整个过程,这就增加了情节和叙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小说因为其多视点的人物内心的透视而使人物的形象更为丰富和立体,也更富有反思性。相比于电视剧以冯晓琴和顾清俞双女主为主导的叙事,小说人物视点的不断跳跃带来多视点叙事的可能。顾士海因葛家落难而试图划清的做法代人既往历史创伤记忆,而葛玥对顾昕出轨的心理描写更展现一个女性的软弱与坚强。顾士宏很早就对冯晓琴可能改嫁释然等等。多视点的介入既丰富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使其内心的博弈与选择更具打动人的力量,也能让读者能够理解人物的选择。从总体上,小说将众多人物置于上海这样一个因为地理户籍、历史命运、阶层差异和家庭关系所构成的“促狭”的生存空间,让人物在其间相互算计、误解、冲突与和解。小说在展现了每一个个体的选择的同时,以一种冷静的笔调引发读者的反思,这就是小说最具有价值的地方。



秋野读书会前身是唐诗人主持的河畔书宴,2022年扩大规模,改为由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的本科生文学研讨会。读书会分作经典系列和新作系列,旨在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提升本科生对文学经典、理论经典的深度把握,同时也讨论文学新作的形式增进青年学子对中国当代文学最新发展状况的认识。

